羣書治要

九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書治要

（九）

魏徵等撰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

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臣術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稟。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

本書有作行。前上有之字。

諛作道。

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偸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

華作鐙。
待作持。
二作三。

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久舊作人．改之．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糅作樹．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

進之作進．闕．

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也。是公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舊無固逸之固字。補之。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

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徵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舩。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繈緥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趍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心作必。

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衞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強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仁作行。

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幷。爲之柰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眄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

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昭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誡

法誡作敬愼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無日字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邱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人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貧。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

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皇。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

生日之生上有侯字。

刑作形。

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忌作它。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慚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卻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賞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爲恐怨。

歐治。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聞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閒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閒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設。及景、武時栗、衞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趍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鬻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閒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

想恐懇。

設恐讒。

皆恐合。

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性情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有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趍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愼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醞五毒灌死者飢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恩恐恩。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矢射當作射矢。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卽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亨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鬬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輿。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

流恐統。導恐遵。

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與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恐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鼈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鼈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幷也．其性忿鷙．獸聚而烏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

但疑俱．

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尙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慍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於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甬恐民。

及恐反。彈當作殫。天下當補作字。

夫疑災。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愼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

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詿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處疑慮。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

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遼著。其修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溪。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貢斯以可

貢恐眞。

量恐置。

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

未恐衍。

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恐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皋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可之行。深刻云下。尙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

皇恐星。

坐帝之帝

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

恐衍。

於恐衍。

本書黑作墨。

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彼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以是論諭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如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旣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尙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尙、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藝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愼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愼。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

界疑計・

費作實・

失作大。

品人鮮識從而尙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偸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尙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衆。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眞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必作心。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己而徒下有弗能塞三字。斷百僚。隔捐疎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妒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閻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明君莅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

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年反其議。妒其諫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挫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己接賤欲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徹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

上聖作望。
表作責。
無居字。尹疑尸。
無諫字。校作揉。
二與字共作以。

舊無脈字・補之・

國脈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尙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哉。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眞賢。譬由治病不得眞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固作賢・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作成・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

謂作爲。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慾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姤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埋也。不亦悲乎。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迨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駔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趍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

三上有使字。
宿作苟。
自而外至理也作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
明作明。嶮作阪。

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抶。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鬼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

徼至爾今　一作全。
集作求實　名下有揚
取令改之　屈作拙。
抶作巧。

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鞫案。更爲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待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驁而不足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性情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

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蘗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蘗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蘗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奸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於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功賢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綴換易、可復爲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柰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強人

本傳逸作休。

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德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恥善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牓其面曰魯孔某、）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豎子所議。笑其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恥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闇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氂。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愼之。

（無然疾二字。）

（下況其餘哉四字恐衍文。）

舊無下川之下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燿。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棁之飾。匹賢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士雖皆墾乂。故地功不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饑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棔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轜梓黃腸。多藏寶貨。亨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饑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

法疑汰・

迫。迫爲盜賊。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減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財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

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職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愼。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貪鄙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焠醯中。令脆易治。孔又褊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鬬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弊。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奢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奢。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慢。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愼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

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隙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窺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逐之。各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閭門。攝捕妻子。人情恥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效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之夫。而世俗歸稱。謂之辦治。故絀已復進。棄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

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厲下恩澤之詔。垂郵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干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中興後。上官象爲幷州刺史。祭肜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於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恥遵先帝也。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

帝上疑脫先字。或云帝當作當。

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恥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贍其置。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

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忕。輕爲奸非。每迫春節徼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嗗嘿。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蹈。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己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筦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挫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

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劃。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恥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徹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遏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塞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虧隙。由尙有胸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儻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悋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大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尙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妻之於我愛且媟。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效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欬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用恐衍。

趨疑趁。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埽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淩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爲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俯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搆而居之。制而用之。則

世下有脫文。

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德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汚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

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閨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郤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奸。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剴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人富作之。

子矣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染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於膏肓。此爲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

猶上恐脫聖人二字。

恐當作忘。

友恐當作久。

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飡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太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卹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

令當作今

令夫王者誠忠心於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夫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恆。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離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

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本書憂作交・求作進・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

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六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護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咨度作議。嫉。作嫳。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

憂亦及之。天之道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眞上恐脫則字。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淸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淸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僞。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淸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舊無平字補之。

精舊作情改之。

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下有字上有朝字。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擧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禋。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尙

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商德作夏商。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義作公。

不任所愛之謂公。惟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衞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

圭作政。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靜。嬖孽不作。茲謂圭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隩。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鄏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閒。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閒。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進諫作止之。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鯀、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淩壇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愼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

已矣作不近也三字。

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下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

位作德、受作愛。

墮下有於字・撫其心作謂子張・及作反・

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知作攻・

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

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睫。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閾槩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儆正也。昔衞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幸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予心。出乎予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

未旣舊作未良・改之・

矣已疑倒・

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愼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愼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庫則水縱。友邪則已僻。是以君子愼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愼作植・乎疑之誤・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

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己不見.謗聲若雷而己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

勤作動・思作志・皆以作以人皆三字・

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歟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帝者昧旦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尚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於異路說。而賢無異於本主也。昔桀奔

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尙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衞有大叔儀、公子鱄、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弒。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弒。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與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尙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鈦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爲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顚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

君子則舊作君子情・改之・

日雖作雖曰・

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愼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宮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塤篪。歎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不匱竭。怨喪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騷。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蜩螗。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淆潘。肴饌如糞土。衆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至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

類作僻。其親作親戚。怨喪作死孥。賴下有焉字。

不勸不懼上共有民字。

禮記所以二字在下立文下。

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愼乎。可不愼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爲至痛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徂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閒。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

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僭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匱。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幷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

• 滔當作儕

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幷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忿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于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絀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既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

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己。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爲之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梟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僞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葅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

魏志注所引典論歡下有心字・忌恐當作忘・

試恐當作詆・

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匪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事。挾宜恤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憨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益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紿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閒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世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愼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愼於明世。而恣睢於閒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縣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

其少子尙．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尙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